



乐圣少女3

[日]杉井 光/著

[日]岸田梅尔/绘 Makoto/译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乐圣少女

3

【日】杉井 光/著
【日】岸田梅尔/绘 Makoto/译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乐圣少女. 3 / (日) 杉井光著; (日) 岸田梅尔绘;
Makoto译.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490-1049-3

I. ①乐… II. ①杉… ②岸… ③M… III. ①长篇小
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5585号

原著名:《楽聖少女3》, 著者: 杉井光, 绘者: 岸田メル, 日版设计: 鈴木 亨
©HIKARU SUGII 2013
Edited by ASCII MEDIA WORKS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3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版权合同登记号: 26-2015-0009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乐圣少女3

[日]杉井光 | 著 [日]岸田梅尔 | 绘 Makoto | 译

责任编辑 | 原彦平 顾 彤
特约编辑 | 徐嘉悦
封面设计 | 冯沛妮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 (邮编)

印 刷 |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 数 | 202千
印 张 | 9
版 次 |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4月第1版
书 号 | ISBN 978-7-5490-1049-3
定 价 |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57562

官方网址: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第一幕

不用多说也知道，我有两位祖父，四位曾祖父，八位高祖父，再往上去，又有十六位父亲……每向上追溯一代，祖父的数量便会分毫不差地增加一倍。若是像这样，任由思绪顺着庞大的家谱畅游下去的话，就会陷入一种错觉：仿佛是远古时代的地球上，到处都挤满了人类，之后代代减半，到了现在，则集结成我一个人。实际的情况却刚好相反，想想还真是不可思议啊。

我将自己这个想法告诉了外祖父。对任何事情都会认真听完的外祖父听完我的言论后，思索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我如此说道：

“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哦。你这种想法，大体上并没有错。”

外祖父这番发言，令我瞠目结舌，不由得抬头盯着他的脸庞。

“不论是谁，都难免一死。我们所在的地球，其实被无数的逝者包围着。只不过，这些逝者都归为尘土，没有人注意到罢了。”

我忍不住心头一紧，情不自禁地低下脑袋，确认自己的脚底——当然，我的脚下只有铺着地毯的客厅地板，并没有沙土或是灰烬，更没有骨骼。

“我只是想说，逝去的人，远比现在还活着的人要多得多，仅此而已，不用害怕哦。”

外祖父大概是被我害怕的样子吓到，赶忙如此补充道，语气中增加了几份柔和。我再度抬头，问道：

“正因为这样，外公才总是指挥已经死去的人所创作的曲子吗？”

听到我这么问，身为指挥家的外祖父露出非常苦恼的神情，回答道：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嗯，逝去的人所创作的曲子，远比活着的人所创作的要多很多，这也算是原因之一。不过，并不全是这样的。”

外祖父紧皱着眉头，一会儿十指交叉，一会儿张开手指，思索着合适的话语。

“管弦乐这种音乐形态，已经不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潮流了。你可知道以前的曲子为什么都那么长吗？这是因为，那个年代缺乏娱乐手段，也没有录音播放器这种东西。无论是对于举办方还是听众而言，演奏会本身就是一件相当耗费成本的活动。因此，为了让演奏者及听众双方都能尽兴，就只有尽可能地拉长演奏的时间，让音乐足以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细胞。然而，现如今的时代已经不同了。”

我的亲戚绝大多数都是能言善道的，而外祖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面对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讲话也是这种论调。而外祖父这番话，当时的我有一半以上是听不懂的。

“所以啊，只创作管弦乐的作曲家已经越来越少，而且也赚不到什么钱。正因为这个缘故，我表演的曲目渐渐变得都是一些逝去的人所写的曲子。就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外公最近不是都在指挥游戏音乐吗？我也去现场听了哦，以后再多表演一些那类曲子吧。”

外祖父闻言，苦笑着说道：

“你说的那个啊……被音乐评论家们说得很难听呢。”

“他们说你的坏话了吗？”

“是啊。不论是报纸还是专门的音乐杂志上，都有很多批评的言论。”

“但是，大家的掌声很热烈啊。”

外祖父眯起了双眼，抚摸着我的脑袋。那是一双布满皱纹、骨节突出，仅凭一根指挥棒，便征战了海内外管弦乐界数十年的手，强壮而有力。

“没错，有掌声，就够了。正是为了这个，我才拿起指挥棒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说你的坏话呢？”

“那也是音乐评论家的工作哦。”

当时，我心里想“这还真是奇怪的工作啊”。不过，我的另一位祖父正好就是外祖父口中的“音乐评论家”，而那位祖父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可以说的坏话”与“不能说的坏话”，说了有钱可拿的就是“可以说的坏话”。你现在还不具备那种本事，所以不能够乱说别人的坏话哦。

“谁让我说出‘游戏的背景音乐正是十全十足的现代音乐’这种招蜂引蝶的话啊，会受到抨击是理所当然的啦。”

我歪着脑袋问道：

“游戏的背景音乐，不就是现代音乐吗？”

“没错哦。游戏的背景音乐继承了欧洲传统音乐的创作手法及乐器表现方式，是货真价实的现代音乐。在如今这个时代，具备一定才能的管弦乐作曲家，只能通过游戏、电影以及电视剧等影像作品附带的曲子来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这是因为，除此之外的其他场合，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游戏哦。管弦乐是一种需要大量人力的音乐类型，因

此，其创作者必须具备强大的人际关系网——强大到足以动员一支管弦乐队。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这个社会，电脑已经相当普及，不论是谁，都能够通过桌子上的电脑屏幕来享受管弦乐会。托这项现代技术的福，在我们谁都没留意到的领域滋生了一项崭新的才能。啊，不对，与其这样讲，倒不如说我所认为的现代音乐，如今只存在于那个领域了。然而，也有人不认同这种想法，就是那些拘泥于‘古典音乐’名号的家伙。”

外祖父这番话，别说是一半了，我能理解的部分连两成都不到。但是，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外祖父的话语中所蕴涵的热情，正从一处我不确定的地方流露出悲伤的情怀。

“……他们死了。”

从外祖父喃喃自语声的余韵中，我甚至感觉到了寒气。抬头向上望去，只见在外祖父那深邃的双眸中，耀眼的光芒逐渐散去，不一会儿便被大海的深沉色泽填满了。

“当年那些将演奏大厅视为一切的音乐家，都已经去世了。随之消失的，还有那种纯粹的音乐形式。我们的眼中也不能只有已故音乐家们的名字，毕竟，他们留给后代的遗产，都活生生地存在着。那些遗产，并不具有实际形态，而是音乐本身，并且它会长存于世。其中，音乐家们的思想、气息以及日积月累的技术，则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时代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坦率地接受先人们留下来的音乐，以现有的可行方式来演奏它们罢了。”

说到这里，外祖父那肃穆的神情终于开始放松。

“……对小幸来说，这些话，大概不太好懂吧。”

我松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因为，我都已经开始担心外祖父是不是已经忘记他的聊天对象只是还在读小学的孙子，甚至

感到有些不安。外祖父那双宛如岩石般粗糙却又极其温暖的大手，再次拨弄着我的头发。

“不好意思啊，外公不应该长篇大论的。既然我是一名音乐家，就应当以音乐来传达这一切才对。外公的下一场音乐会，也会请你去现场的哦。下次会表演你妈妈很喜欢的理查德·施特劳斯（注：德国近代杰出的作曲家及指挥家）和欣德米特（注：德国著名的作曲家，事业涉及多个领域）的作品，一起来听吧。如果到时候，你能够理解外公这番话的意思，我会很开心的。”

我含含糊糊地点了点头。

不过到最后，我还是不太理解外祖父想表达的意思。那场演奏会，我最终没能到场，至于具体原因，我已经忘了。在那之后，我也去听了一下欣德米特的CD，可惜一点儿都不喜欢。

只不过，外祖父的那番话语至今仍萦绕在我心中。

那是一段关于已经逝去的人们所遗留下来的，至今仍活在我们心中的遗产的故事。



来到维也纳之后的第二个冬季已悄悄降临，而且异常地寒冷，不论往房间的壁炉里添加多少柴火，寒风总是肆无忌惮地从窗户的缝隙间溜进来。

如果说日本冬季的寒冷是抓挠肌肤的爪子，那么，维也纳冬季的寒冷，就是咬破皮肉的獠牙。即使在室内裹着厚厚的外套，也还是难以忍受那切肤的严寒，于是不得不采取从体内让身体发热的方式来驱寒。我走进厨房，炖煮了一锅猪肉、豆子和南瓜的杂烩，一股乡愁顿时涌上我的心头，无比揪心。锅子

里的蒸汽扑面而来，熏得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好想回日本啊。在维也纳这个地方，没有海带，没有柴鱼片，没有酱油，没有味噌，没有萝卜，没有茼蒿，连个香菇也没有。而我最想吃的，就是日本的什锦火锅啊。

当炖肉的香味慢慢溢出时，这股突发且现实的思乡之情便渐渐缩了回去。所以说嘛，人类不幸的根源，就是饥饿。当我将炖煮好的东西盛到盘子里，撒着胡椒粉的时候，与日本相关的思绪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我往另一个盘子里盛好食物时，不经意地瞄了一眼玄关处。

平常这个时间，早就有人顺着食物的香味跑过来了。然而，昨天和今天都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经常搅得我不安宁的邻居，突然变得如此老实，反而令人担心。那丫头，该不会还在沮丧吧……

我将装好食物的盘子放进托盘里，端到走廊上。室外冷得不像话，地板似乎都快结冰了，感觉每踏出一步都会踩出裂痕。我敲了敲邻居家的房门。

“……小路，你在里面吧？”

没有人回应。不过，我能够感觉到屋子里有什么生物在活动的气息。于是，为了让肉汤的香味飘进房间里去，我将托盘放到门孔附近。

“已经是中午了啊，你从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吧。”

“你自己进来就是了。”

听到少女那不耐烦到极点的声音，我只好转动门把。

我捧着托盘，穿过满地散落着乐谱、几乎无法落脚的房间，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到达里面的卧室。床上耸立着一座形

状诡异的毛毯小山，毛茸茸的白色粗尾巴、黑色细尾巴以及红色的头发从毛毯的一边露了出来。

“已经中午了，你到底打算睡到什么时候？”

“睡到我心满意足为止！”

毛毯堆传来了回应。最近这段时间，她一直是这种状态。实在太麻烦了，我也不打算耗费口舌劝她下床，于是将毛毯的一角掀了起来，再把托盘塞进去。

“你这个野蛮人，想做什么！”

毛毯某一部分呈脑袋的形状隆了起来。

“居然用这么乱来的手段，你就那么想引我上钩吗？你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太天……不会太甜，也不会太咸，味道刚刚好，口感松松软软的，还很香浓，嗯，唔，唔唔，好吃！”

明明就轻而易举地上钩了。

就在这个时候，原本露在毛毯外面的尾巴全缩进了进去，毛毯下还传来清晰的喵喵声。

“啊，给我慢着，明明是猫咪，怎么会想吃这么热乎乎，味道又很浓的食物啊！喂！不许舔，猫不是怕烫的吗！”

毛毯下面，五只猫与一名少女互相抢夺汤汁的场面，渐渐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没多一会儿，毛毯的一角被掀了起来，顶着一头红发的小路探出头来，将空空如也的盘子搁在枕头边。

“不要以为再给我一盘两盘，就能把我从床上骗下来！”

既然还想再吃一盘，就直接说嘛。

当我将盘子拿回自己房间又盛满，再度端进小路的房间时，五只猫咪已经全部钻出了毛毯，在床边坐成一排等着我。一看见我的脸，它们就开始了乞讨食物的大合唱。幸好我料到会有这种事，早有准备，刚将带来的鱼干放到地上，五张小嘴就立

即安静了。

这一次，小路将毛毯整个掀开，从我手中接过盘子，大口大口地吃起了第二盘食物。她的睡衣和一头红发都凌乱不堪。明明睡到中午才起来，眼睛下方的黑眼圈还是非常明显。

这个人就是我的邻居，路德维卡·冯·贝多芬。她正是我所学的历史中，那位名叫路德维希，广为世人所知的乐圣——贝多芬。在我阅读过的所有传记中，这位乐圣都被描述成一位情绪波动相当大的人，与小路相识后，我就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不论是生气的时候，还是开心的时候，抑或是沮丧的时候，她的情绪都像没有刹车、油门全开似的全面爆发，令人不禁会担心她的精神状况。

“吃完之后，要不要出去散步，顺便转换下心情？虽然外面很冷，但是天气很不错哦。”

我像个小市民一样战战兢兢地提出建议。谁知小路闻言，突然沉下脸来，转头撇向一边。

“就凭这种小伎俩，怎么可能治愈我内心的悲伤？太阳这种东西，干脆结冰算了，哼！”

将盘子里的肉汤一扫而空之后，小路怏气似的钻进毛毯里，睡起了回笼觉。我叹了口气，在猫咪们的身边蹲了下来。

“总是这样失落下去也不是办法吧，那又不是小路的错。”

床脚附近刚好掉落了一张被揉得皱皱巴巴的传单。传单上，画着一幅以监狱铁牢笼为背景，一对男女相互依偎着的古旧插图，图的顶部印着“FIDELIO”的标题。

——《费德里奥》。

这部作品是小路创作的第一部歌剧，于去年年底完成了首次公演。由于评价相当糟糕，使得她自那之后便一蹶不振，心

情跌落至谷底。即使过了新年，也依旧窝在床上不肯下来。

“毕竟，观众都是一些法国士兵，他们对德语的歌剧无法产生共鸣，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啦。”

说起来，维也纳曾在去年年底被法军占领了一段时间。

去年十一月某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拿破仑率领的法军飞船舰队向维也纳发起进攻，将奥地利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场战斗，便是我所知晓的历史中那场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自那之后，一直到新的一年，这个城市都一直处于敌军的控制下。

话虽这么说……维也纳现在的警备状况，也并非每个路口都驻守着全副武装的步兵，更不至于市民出门买个面包都会被枪抵着追问身份。不管怎么说，现在只是十九世纪初期，即便是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街上还是四处散发着悠闲的气息。市民们一如既往地工作、用餐、买醉，为了舞会或演奏会忙碌着。正因为如此，小路的《费德里奥》首演才能顺利举办，仅仅比预期推迟了几天而已。

不过，由于此时的维也纳正处于被法军占领的时期，在这场纪念意义非凡的首演上，观众席也全被法军将校填满了。

“……等到下一场公演的时候，观众应该都会以德国人为主，所以，不用担心啦。”

我的话音刚落，小路就猛地掀开毛毯跳了起来：

“这哪里是语言的问题啊！少在那里不动脑子地胡乱安慰人！”

小路整个人怒气冲天，气势汹汹，一头红发仿佛要带着静电，张牙舞爪地浮上半空。原本沉醉于享用美味鱼干的猫咪们，也被吓得齐齐转头看向小路。

“在维也纳至今为止上演的歌剧，几乎都是意大利语的，

但那些德国人还不都是看得很开心！”

“啊啊，嗯，是的，的确是这样……”

我支支吾吾的，想着该如何自圆其说。

“但是，大家对那些闻名于世的歌剧剧情早就耳熟能详了吧，即使听不懂在说些什么，也能够理解表演的内容啊。”

“《费德里奥》的原著就是法国小说啊！而且还是在法国家喻户晓的畅销佳作！少用这种借口来忽悠我！”

“这样啊，嗯嗯……”

为什么我非得在这里编造一些理由来掩饰小路的失败，再被她逐一击破大骂一通呢？我脑中不由得涌出这个疑问。

“我已经知道失败的原因了。我可不是只会把自己包在毛毯里怨天尤人。这一个月来，我仔细地反省、呻吟、苦恼、绞尽脑汁，终于找出了——”

“啊啊，是因为歌剧的剧本太冗长才导致失败的吧。”

“既，既然察觉到了就早点说出来啊！”

小路涨红了脸，在床上气得乱蹦乱跳，床垫的弹簧都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哀号。她难道一点儿都没发现吗？还花费了一整个月去思考原因？

“呜、呜呜呜，我只不过是个音乐家，在剧本方面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外行。”

“话虽如此，但是你在挑选剧本的时候可是非常苛刻的啊。”

经常会有剧场的工作人员拿着剧本过来找小路，希望她能给剧本谱曲，但小路通常都是随便翻个几页就丢到一边，不予理会。

在我所知晓的历史中，贝多芬只完成了唯一一部歌剧，那便是《费德里奥》。这并不代表贝多芬轻视歌剧，实际上，写

到途中就扔到一旁任其断尾的作品足以堆成一座小山。在十九世纪初期这个音乐普及至市民阶层的时代，歌剧甚至被众人捧为艺术的结晶。创作出一部能够在大剧场里上演的精彩歌剧，可谓是当时所有作曲家最大的梦想。就连贝多芬这样的乐圣，自然也是对此抱有极大的野心的。至于为什么只完成了仅有的一部——

“这是因为，我实在找不到自己理想中的德国歌剧嘛。”

年幼的贝多芬回答得轻描淡写。

“小路理想中的？”

“没错，当然是要兼具高贵、写实及真诚要素的故事啊！”

小路突然在床上跨开双腿模仿哼哈二将的姿势站立，还摆出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情。本来就是一个小不点，即使站在床垫上，也没比我高多少。至于魄力，更是几乎没有。

“对于现在流行的意大利风格喜剧歌剧那类瞎编胡造的剧情，我打从心眼儿里看不下去。就连那位莫扎特学长的歌剧，也只有曲子称得上是精品，故事内容却是乱七八糟的。我的准则是，想使用我的曲子的歌剧，剧情必须高洁、严谨且厚重。”

“厚重啊……哎呀，剧本的确是又厚又重啊。”就其物理性质来说的话。

“没错，如果想打动听众，就必须具备音锤那样的重量……不对啦！”

小路气得往自己的大腿用力地拍了几下。我实在没想到，她也会自己给自己吐槽。

“不要趁机搅乱我的思路！话说回来，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给你送午饭的啊……”

“唔……对哦。给我再来一盘。”

“好好好。”

一眨眼的工夫里已经干掉第三盘肉汤的小路，终于从床上下地了。不管怎么说，见她告别了不健康的卧床生活，我也就安心了。也许是我多心了吧，她的气色比刚才要好了不少。果不其然，人的一天，如果不先填饱肚子，一切就无从开始啊。

“一直消沉下去也不是办法，我要从今天开始修改剧本。”

“怎么修改？”

“这个嘛……改得更有趣一点。”

“所以我就问你，具体怎么改？”

“不就是那样吗……那种，要‘唠唠唠’的华丽，‘咻咻咻’的流畅，具备‘咚咚咚’的磅礴气势——”

“难怪你到现在才只完成了一部歌剧的创作……”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小路气得呲牙咧嘴。她只不过是音乐家而已，在撰写剧本方面是个门外汉，就算她倾尽所有，也无法完成修改剧本这种工作。

相对而言，创作剧本则是我的本职工作。尽管我是从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穿越而来的高中学生，但在这个世界，我是大文豪歌德。

不过啊，要着手修改那个剧本的话……

我回想起《费德里奥》首演的那个夜晚，自己站在舞台侧面观赏演出的情景。至于为何要选在舞台侧面，是因为当时的我得监视观众席的人，防止有对小路不利企图的家伙混在满大厅的法军之中。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压根儿就没能细细观赏这部重要的歌剧。不过，这样就足够了，至于对歌剧内容的理解，

对我而言并没有什么影响。大致是这样的——

在离塞维利亚几里远的西班牙国家监狱里，囚禁着一位名叫弗洛列斯坦的政治犯。这里的监狱长名叫皮查罗，是一个典型的坏男人。弗洛列斯坦本打算告发皮查罗的恶行，没想到被扣上冤枉罪名，进而被关进了监狱。弗洛列斯坦的妻子利奥诺拉在得知真相之后，隐姓埋名、女扮男装，为救自己的丈夫，潜进监狱当起了实习看守。利奥诺拉所使用的假名，便是这部歌剧的名字“费德里奥”。这女扮男装，一扮就是整整两年，费德里奥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不仅很快获得了看守官的信任，还赢得了看守官女儿的芳心，一心想嫁给费德里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小路的歌剧中，居然将这两年间发生的事情原封不动地搬上了舞台。白痴吗！原作是小说，所以没什么关系，但是作为歌剧还这样安排，不论观众是法国人也好还是德国人也罢，当然都会觉得无聊透顶，瞌睡连天了。

如果要修改那个糟糕的剧本，我倒是能够提出好几个建议来。不过，看到坐在床边双手抱胸，甩着两脚，一副苦思模样的小路，我决定还是继续保持沉默。

“哎呀，为什么呢？”

耳边突然想起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不由得缩了一下脖子。不知不觉间，肩头上出现一股有什么倚靠过来的气息，黑色的长发飘荡在我视线的角落。来者正是梅菲斯托费勒斯。这个依附在我身上的女恶魔，每次都是这样神出鬼没的。看样子，这恶魔打从一开始就在一字不漏地旁听我们的对话。她面露邪恶的笑容说道：

“路德维卡大人明明伤透了脑筋，您难道真的打算袖手旁观吗？路德维卡大人困扰的表情的确是非常惹人怜爱，但这样

故意欺负她，还是……YUKI大人，莫非您是无节幼体，海蟹幼虫，糠虾幼体吗？”

“你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听不懂。”

“我是想说——YUKI大人，您是三级变态吗？”

“我可不想听这种必须囊括与甲壳类幼虫成长相关以及日语的专业知识，既艰涩又无聊的双关语笑话。谁都不想听！”

“虽然不喜欢，但还是会逐一吐槽的YUKI大人真是太可爱了啊。人家突然有种甘愿为您做任何事情的心情呢。”

“那你就给我闭嘴，到一边自己待着去！”

“你们两个，又在说些我听不懂的话了！”

本应当专注于思考修改方案的小路，正愤恨地瞪着我们这边。看来，我与梅菲两人一旦开始对话，就会不知不觉地说起日语。

“既然梅菲也在的话，就不要管YUKI这家伙了，赶紧来帮我出出主意。”

“我明白了。为了路德维卡大人，我梅菲斯托费勒斯就暂且忘记自己的恶魔身份，化身^{Muses}为诗神吧。请问，您有何吩咐？”

“这个嘛……唔，你先等一下！”

路德维卡打断自己的话。

“你该不会是打算用花言巧语骗我与你缔结契约，借机霸占我的灵魂吧，就像对待娜奈特那样？”

若不是小路自己警觉到这一点，我也打算插话予以提醒的。不管梅菲对人有多亲切，外表与人类有多像，每天与我们有多亲近，她终究是一个恶魔。

然而，这位恶魔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您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我是没办法对路德维卡大人您出